

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 编

Zhongguo Xiandai Duanpian Xiaoshuo Gouchen

第 二 卷

中国 现代短篇小说 钩沉

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

王信 王保生 刘杨体 刘福春 沈斯亨 张大明

张建勇 卓如 孟繁林 桑逢康 黄万华 黄淳浩

樊骏等十三位先生

十余年心血结晶

非
外
借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BEIYUE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 编

中国 现代短篇小说钩沉



第 二 卷

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BEIYUE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目 录

缪崇群

归客与鸟 / 001

左幹臣

小老夫子 / 009

小店 / 020

王以仁

楚渔 / 027

沈松泉

映山红 / 040

徐霞村

爱人 / 051

沉 樱

意外 / 058

主仆 / 065

万 曼

淡霞 / 077

刘呐鸥

残留 / 083

叶鼎洛

一个吃鸦片的人 / 091

高 植

除夕 / 114

秋桥 / 127

饶孟侃

螺蛳谷

—— 一个传奇 / 138

谢冰季

江口之夜 / 161

茅以思

乌师 / 172

徐 雉

革命前后 / 184

杜 衡

怀乡病 / 196

王平陵

救国会议 / 207

章衣萍

初恋 / 217

徒 然

过年 / 222

龚持平

鱼汛 / 233

王 玉

映山红 / 250

澎 岛

隔邻 / 260

饭馆里的故事 / 271

徐转蓬

诬害 / 290

黑 婴

春光曲 / 297

南岛怀恋曲 / 312

新加坡之夜 / 318

李同愈

时间与人 / 327

复仇的火 / 338

黄萍荪

状元第 / 347

杨 逵

送报夫 / 373

归客与鸟

· 缪崇群 ·

八个到埃及去做花边生意的商人，他们经过地中海，红海，印度洋，南海……远道归来了。“再看见海岛便是山东境了！”有的惊喜般地嚷着；现在已经渐渐走到远隔多年的故乡，个个都是眉飞色舞了。

他们说，红海里是怎样的炎热，印度洋的风浪是怎样的七昼夜不息，现在这祖国的海，好像一块平镜，没有风也没有浪，就是船驶过去的时候，也推不起什么波澜。

八个雄壮的商人中，只有一个是比较年青的，但估计他的年龄，至少也有三十五岁了。他不像同伴们那样欢喜，他常常沉默着，只顾看他买来的鸟儿。经久了时间与世事的刻磨，在他脸上深深留着许多阴沟似的皱纹。他没有一点表情，因为他的表情都深深埋在那些阴沟里面了。他的嘴唇也时时张开；牙齿也时时微露，你揣度着他是笑，但也许正是他所表现的憎恨与狞恶。

越过落机山脉的铁路修成了，在那里不知穿了多少山洞，架了多少桥梁。铁路的沿线，滴着华工的血与汗。一九一八年的政战终止了，在伦敦，在巴黎，在华盛顿……欢呼和平的声音，冲到云霄；纪念碑前堆满了花环；凯旋的将士门里，盈满了歌功颂德的嘉宾……但成千成万的华工呢，死的还许尸骨曝在战场上；生的被人家放逐了，流离颠沛地在四方。

埃及人替白种人在种他们的咖啡，香料。印度人替白种人在种他们的棉，麻和大米。犹太人被白种人虐待，轻蔑，几千年来就没有国籍。不时还能奔呼，换旗的华人，他们有数不清的同胞，为人家修桥，造路，建楼，洗

衣……

他是一个曾到西方作过苦工的人，几年前他也是被排斥地回来了——侥幸没有埋在山洞里，侥幸也没有死在战地。他的家乡是山东——连年天灾兵燹的山东，他赤手空拳的回来，只有鞭着牛儿替人家耕一耕田地。一九二三年的深秋，有几个当初的伙伴，又来约他到那苦热的埃及去做生意。然而心灰意懒的他，却没有一点主意。他有一个妻，曾流着眼泪劝他：

“就去吧，做生意比做苦工好多了。那又没有什么困难，公司里批给你们花边，你们带了去零整卖给人家，生意做得好的时候，你们可以早点回来……”

开始整理行装了，然而除了几件旧衣服之外，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带走。

“天气已经渐渐凉起，不久就要换棉衣了。东西虽然旧了一点，还是都带了去吧。这次又不是近路。”

“听说那里四季都是苦夏，冬天也用不着穿衣服的。”

他已经早睡了，妻还一个人坐在床边。她又轻轻启开了丈夫的箱子，把他不愿意带走的皮裤，棉帽又都偷偷地放在箱底了。

第二天的清晨，他毕竟随着那七个伙伴离开故乡，远去异地了。

他们到埃及的时候，大约已经是祖国的隆冬了；但尼罗河黄黄的水，还悠悠地流着，河畔的椰子树，棕树，还是碧绿的，它们好像是热带的天然的凉棚。

他们的货物，不满五年就卖空了。他们又带着充实的箱子包裹回来了。那些上边，贴了许多异样文字的纸条与改罗车站的行李号牌。

“这次买卖做得真远啊，想必都发财了。”

“唉，那里有财可发，人倒吃了不少的辛苦。”

“几时再去呢？”

“大约要等秋后了；这次也许到西贡去。”

“听说埃及那里有金字塔。”

“是的，在尼罗河西岸，有三座金字塔，一座大的，两座小的。附近还有狮身人面像，大极了，没有鼻子。”

“怎么，没有鼻子？”

“当初英国人伐埃及人，他们躲在人面像背后，被英国大炮轰掉了。”

“改罗有不少的英国人吗？”

“自然，埃及在英国势力范围之下，那里有的是富绅和太太们。我们这些手工花边，就是卖给他们的。”

“那里热极了吧？”

“沙漠是什么样子啊？”

“……”

船上的旅客，大概都是闷闷地无聊，又加好奇心的趋使，他们都围着这些从埃及回来的商人扳谈，又争着传观他们从那里带回来的风景画片。

八个商人中年青的那一个——同伴们叫他七弟——总是沉默着不讲什么话，不时就拿些东西饲鸟儿。

“我们倒没有什么经验，比不上我们的七弟，早年他就去过欧洲和美洲；在改罗这五年，他去过一次海洋洲的澳大利亚，又去过一次圣地耶路撒冷。”同伴们特意把他介绍出来了。

“哦！”大家的视线都移在他一个人身上了，想由他的述说，满足更多一点的听闻。

他沉默着和平常一样，还是玩着他的鸟儿。

“你到过澳大利亚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耶路撒冷也去过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旁人不休地问他，想引起他的自述，可是他永远是这样简单地回答人家。

“耶稣的墓就在那里么？”

“是的，没有什么，一个石穴。”他似乎怕人追问，他把圣地的情形，仅只说了一句。人家见他这样拘谨，便不好意思再问什么了。

他们看见他的鸟了，他们有的说那是小喜鹊，有的说是黑鸽子。有一位养过鸟儿的绅士说，那是八哥。

沉默的商人，看了他一眼，似乎表示他讲对了。

“你的八哥买了好久了？”绅士问他。

“新买的。”

“新买的？那么不会讲话吧？”

“教些时便会了吧？”

“要经过相当的时间哩。假如买错了雌的，教死她也不会的。”

“真的？我还以为是八哥都会讲话呢。”他仿佛现了一种失望的神情。因为鸟，他请教了人家许多事；因为他爱鸟，他不辞琐碎地请教了人家许多事。一对八哥里，经那位绅士的识别，只有一只是雄的。

“你回去之后，最好把雄的一只和雌的分开。鸟和人一样，孤独的时候，便想鸣叫了。每天拿一块粗布去揉他的舌尖，日子久了，自然可以揉去一层薄膜，于是舌的构造便和人相同了。也有用香火烧秃他舌尖的，不过那太残忍了；有时会把鸟儿伤害。”

“经过这些手续之后便会讲话了么？”

“不呢，还要有一个口授的时期。俗语都说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引诱鸟儿，自然要用许多好的饲料。等他孤独得不堪，饥饿得难忍的时候，他会在笼里叫不住声，趁这时节，你放一面镜子在他面前，你自己悄悄藏在镜的背后。他看见了镜里的影子，以为另是一个同伴了，长久孤独的过后，忽然见了伴侣，鸟虽不是人，但他感觉着新颖，这是我们可以想见得到的。这时你在镜后，尽可慢慢教他说话。譬如你说：‘客来了，客来了。’他以为是对面的鸟声，他便随着学他。他学会了一点的时候，你可以拿好的食料喂他。学会了一句，再继续教他旁的。”

绅士的话，确是很动听的。沉默的商人，好像被他催眠了，张着嘴，眼睛望得笔直的。同时有许多人，他们已经忘了什么埃及，什么金字塔，什么耶路撒冷了……

上午十一点，船到威海了，上来了许多灰色制服的兵士，旅馆接客的人，还有许多卖零食的小贩。船上顿时乱哄哄地起来了，起重机的声音和人声混成一团，几乎使人头痛。然而这些远道的归客，他们对于这些声音并不感觉什么讨厌。在他们的耳膜里，听着好像亲蔼并且愉快。静静合拢眼睛去冥想的时候，仿佛自己已经在本村热闹的新年庙会里了，又仿佛自己已经混在人丛里看草台戏一样。

“烧饼，油条。”

“大虾米，大甜梨……”

卖零食的小贩，满舱满船地喊叫着。

当初卖两个铜子的烧饼，现在卖六个铜子了——还是粗的，没有猫脸大。他们并不觉得五个寒夏是过去了，祖国里，争城夺地，杀人放火；良淑的女人被虏了去作阔人的婢妾，壮年的男子被迫地去战争，去当贼匪；良田都种了毒人的鸦片，多少村庄都断了炊烟……唉，他们不会知道，他们只惊讶这烧饼贵了一倍还不止。

船停了三小时又起锚了。左边的一列船栏，就都被这些商人靠满。他们望着愈走愈近的乡土，心里却感着一种压迫，好像一分钟急似一分钟。

在罗罟，他们都下船了，他们手里有提小提箱的，有拿手杖的，只有他，提着一个心爱的鸟笼。

五年没有坐过的两轮敞车，他们又坐上了。道旁初绿的柳条，在暖风中轻轻摆摇着，田陇，小道，井栏……渐渐在眼前展开了；又渐渐退在背后了。忠实的马，默默地向前走着，终于把他们送到自己的村庄，自己的门口。

“叫爸爸，去，给他亲一亲；不怕。”妻推着她的孩儿，那是他去埃及后留给她的。

“啊，好胖！好胖！香——”

“胡——胡——”孩子要哭又哭不出来，噘着他的小嘴。

他们别了五年才重见了，又同声笑了出来。他们中间，立着五年前没有的一个小生命。

“叫什么啊？”

“长青。”

“妈，我要，我要那个黑鸟！”

“那是爸爸的宝贝，谁要就打。”他装着严厉的样子。五岁的小孩，刚才被爸爸闻了一次，须子刺得怪痛的，现在又说要打，他骇哭了。其实，爸爸可怕在那里，他一点也不知道。也许太黑得可怕？

“长青，来，不哭，爸不敢打，长青是妈的宝贝。”涨满眼泪的孩儿，望一望他，又望一望“他”的鸟。

时间好像无声的流水。田里的麦子已经渐渐长起；带回去的鸟儿，都会说几句简单的话了。最初只教他说两个字，“起来，起来”。后来又教他，

“回来了，回来了”。现在教他，“猫来了，猫来了”。也会了。

中年的人们，仿佛都是走到桥的顶头了。下去吧，那是坡路，它使你走得更快些，走到坟墓。

有些人们，他们看见逼近眼前的坟垅，掉头再去回顾的时候，青春早已悄悄地藏在雾翳似的后方了。有些人们，把有色的眼镜已经不自禁地戴上，想去遮迷视线，然而在迷蒙中前进吧，世界更是黄昏的。有些人们，尽去让眩人的名利兴奋了，有的也尽去让酒精，让女人麻醉着……

那些也许都是智识的，聪明的人们，也许都是自寻苦恼的呆子。

他并不感到人生的神秘与痛苦与悲哀，他只觉得疲倦了，疲倦得不能再动弹。在他记忆中的往年往日，永远是劳动，永远是新汗浸着旧汗……

用生之力换来的金钱，又为生消耗去了。从埃及带回来的钱，也好像落叶浮在流水上，慢慢地将要流去。还有仅余的几个钱，他想去放在姑母的店里，一则可以有点出息，二则也可以去访一访亲戚。姑母的店在省城。

他离家的那天早晨，檐头的鸟，还和寻常那样叫着，自然比昨天，比前天，比初学的时候叫得更自然了。

“起来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”鸟的叫声。

“还没有走就回来了么？真说得笑人。”他留给妻的，是一个畅快的满足的笑容，他走了。

麦子已经黄熟，谷雨都过去十天了。他从省城来过两封平安家信，一封说姑母留他，一封说不久就要回来。

从他走后，她又患起一种头昏作呕的病了。几年前好像有过一次。她给医生看，医生说她大约是喜。这样，使她羞红了脸，不敢问什么药便回去了。

又有了？不会怎样的快吧？她心里狐疑着，也只有她自己能给自己解释。

檐头的鸟，还只会说着丈夫在家时教他的几句话，她并没有心肠再教他新的。“喜”，似乎给她一种相反的苦。春尽夏初，又是一年白日最悠长的节期，她心里焦灼地念着丈夫。

起初同伴人来找他们七弟的时候，她总对他们说不久就要回来了。但麦子刈过之后，他们的七弟还没有回来。再去找他，开门的又是他的妻子。

“不知怎样，说回来还不回来。”她说完了无精打采地低了头。和她对面的人，可以听见她的心在轻轻地跳着。

.....

在省城里，多少老幼男女，他们期望着父母妻子兄弟……他们期望着欢聚，期望着明日。但是明日，一切都被炮火掩埋了。他们的血肉，无辜地迸流，无辜的横飞了。他们的残骸，成千成百地烧去，成千成百地埋在一个坑穴里。他们不会知道了，他们的明日，就是那一千九百二十八年的五月三日！

秋深的时候，那些到远道去做生意的商人又离开家乡了——不知到西贡还是仍去埃及？他们蜂拥地坐在一个大车上，络络地跟着他们的父母，妻子，儿女……虽则这是一幕含泪的别剧，但她看着也非常嫉妒。

一阵轻，一阵重的苦雨，打着屋外的干地与草垛；有时候淅沥淅沥地，有时候杀——杀——地。她想到自己不归的男人，心上的肉，就完全痉挛了。有时，在蒙眬的倦睡过后，还是半夜的时候，清凉的月光，正像一块白布披在她的床头。四壁的虫声，叫不醒熟睡的孩儿，却扰她直到天明。

时间好像无声的流水，夹衣上身不久，又要换穿棉衣了。

是树枝已经凋零的时候，是万物都已蛰伏的时候，是河塘上已经铺了一层薄冰的时候，在她的小屋里，一个小小的生命又呱呱地堕地了——不只他，谁都是带了哭声来的哟！

遗腹子——唉，可怜又是一个为人劳动来的男儿！

在她临产的几天，她顾及不到檐头的鸟儿了。能下床的时候，檐头已经剩了一个空笼。邻居的一只黄猫，呼呼地伏在墙头上打盹，仿佛梦着他再得一度的美食。

“妈，我要鸟，那个黑鸟？”

“还要呢，飞了！”

“不，我要那个黑鸟。”孩子不依地闹着。

“长青，你又闹，爸回来打！”

“……”长青涨着眼泪望着空笼。

“长青，不闹，妈才爱你，不然妈就爱小弟弟了。”

还没有名子的乳儿，母亲想起名子给他了：“小黑”。

每天除了小黑的哭声之外，一切都和死一般的沉寂。
北风渐渐把隆冬吹给人间了。

（《奔流》第2卷第1期，1928年5月20日）

小老夫子

· 左幹臣 ·

盘子碰着盘子清脆底交响；鞋子底碰着楼板底隆隆底怪声；堂倌们曳长底，顾客们带着几分尊严的怒意底叫喊，把这广大的楼台上的空气扰乱了。

太阳钉在一张被香烟烧得斑斑点点的桌子上发呆，那张桌子除掉靠墙的那一面外，每方都守着一个年轻的顾客，玉庐坐在左边，右边坐着玉庐带来的一个朋友，中间就是我自己了。

如果你到了南京而不去拜访这具有绝大魅力的茶楼，那就算你白走一趟了。在那里你可以看到那一班胜地遗民的优游岁月的闲情逸致；在那里你可以看到一些极精致的里面关着美丽的雀鸟的笼儿；再可以看到一些无条件的平和的面孔和没有骨气的喉咙，一切将使你沉醉，一切都可以使你感到这古老都城的颓唐。

新从上海跑回来看母亲的病的我，第二天就被玉庐介绍到这个地方来。玉庐带来的另外一个朋友虽然是在那里见过的，然而到底不敢十分自信。当然，同在一个桌子上喝茶，不应该不先把人认识了，我几次向玉庐丢眼。

“不认识吗？”玉庐非常地诧异问我。

“不认得。”为着他的诧异我也诧异起来。回头看，那位朋友已站起来双手抱拳了。

“这是育民君——这是邹云亮君。”玉庐君嘴唇张动的时候，我看到那位云亮满脸浮着假笑，拳头也捣蒜似的，窄窄的背板也缓缓地弯成四十度的曲线了。

“老兄不记得了吗？前回在上海还多蒙照顾呢！”

一个蒙迷的阴影顿时呈在我的眼前了。这已经是三年前的事情：一天接着玉庐的一封信，说是他有一个朋友因为家庭的压迫逃在上海来了，叫我为他帮帮忙。后来，他在我家里住了几天就被他母亲哭着把他拖回去了。我记起来了，的确是他，眉毛销得紧紧地样子仍旧和从前一样，抱着拳头摇动仍旧和从前一样，脸色也像往日的焦黄，头发虽然时髦地向后梳着，然而仍免不了那哑黄的色调。哦！是他！

“哦！我记起来了。记性真不好！”

“那里！那里！贵人多忘事吧了！”他格外谦逊了，翘起小指替我倒了一碗茶，随即又收回伸出去的手抱成一个拳形了。“前次多蒙招待，小弟梦寐难忘。今日重睹丰仪，实属三生之幸。……杨君，段君现在都还健壮否？”

我几乎忍不住笑了，回过脸来望望玉庐，他仿佛也像为我们突然叙起故旧来的原故，和那位先生摇晃的头脑有韵致的话音所迷惑了，呆呆地回望了我一眼，全没有体会到我的意思。那一串流利柔和的南京官话，初初地听到，我不禁打了一个寒噤。“以前的事，惭愧得很。杨段他们都不在上海了。”

他刚才稳定了的脑袋，正要继续地摇，而堂倌的包子已经摆在我们的当前了。“请！请！”我们大家夹起一个，当整个包子送进他嘴里去的时候，他的头脑又晃了几晃，唇缝里露出一排黄茸茸的门牙，“请”字的余音还在我耳际萦绕。

“你不知道吧！邹先生现在是私塾改良会的委员长呢！”

“又滥造谣言！”他望着玉庐得意地微笑。

“呵！难得！难得！”我心里正在诧异他也是什么委员长了。同时又记得玉庐从前说过的关于他父亲的话。

他的脑袋又摇晃了，枯涩的眼珠向我死死地钉着，倒使我万分局促起来了。他说：“说来惭愧！家父本来当选为委员长，但以年高力弱之故，所以教兄弟暂代，明知其力不胜任，但‘长者赐不敢辞’古有明训，所以兄弟就这样担任下来了。”

我正一味在倾听这委员制可以老子传位给儿子的奇闻，而说话的倒突然停止了，一看，云亮先生正用小指上蓄得长长的指甲在拨那桌边上偶尔从口

里冲出来的面粉屑，拨起了，远远的向地上一弹。我赶忙掉过脸来，闭着眼睛向茶碗里猛吸一口。

他又继续地说了：“但是也还有趣，当开会的时候，七八十个须发苍苍的老头子站在底下动都不敢动，我读遗嘱的时候，大家又低声低气地跟着我，我说一句话，他们屁都不敢放。哈！哈！哈！他们还不是拿了我没有办法，虽说里面尽是我应该称他做叔叔伯伯的人。”

他的气概嚣张极了，举起左手，大的袖子就直褪到腕弯，露出一根黄瘦的手干。“呃”地一声，一口浓痰从鼻孔里被调到口里然后“噗”地一声落到地板上，那一朵黄黄底绿绿底东西就留为今日雅聚的惟一的纪念品了。我心里冒着嫌恶的火丝，然而猛吸了一口温热的茶，像又宁熄下去了。

“记得有一回为讨论上课应顾到儿童心理的问题，我这样说过一段话：‘现在他们学校里都注意到儿童心理，我们私塾，既云改良，就应该顾到这点。因为成人有成人的心理，儿童有儿童的心理，是不能混为一谈的。将来，我们有暇还要研究儿童哲学呢！’诸位都是革命同志，并且时常一同奉读总理遗嘱的，谅必与兄弟同一想头。古语有云：‘识时务者为俊杰。’诸君以为如何！为着那一次，还有许多老头子私下对家父说我了不得呢。……吓！吓！其实对他们那些老头子这样就够了。”

我肚皮几乎要气得裂开来，向老头子讲儿童心理学，那不是等于对牛弹琴吗？然而，我又不敢笑。玉庐始终是迷迷糊糊底样子，只看见他倒了一碗又一碗地在喝茶。

“老兄少年英俊，前途未可限量也。”我套了他的老调子向他开玩笑了这一句，而他却当了真。

他带着胜利的微笑站了起来，把小指在牙缝里掏了一阵，随着一点小小的东西被弹在地上了。一个包子很快地又被送到他的口中，零碎的语句从他那塞得满满的口中进出：“休得见笑！老……兄才是不世奇才呢。”零碎的语句渐渐地清晰了，他喜欢得两道眉毛更外攒紧起来。于是辞锋一转而表白他的政见了。“我常常对学生们说，如果我们的孙总理不死，革命现在已经是成功了，天下事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，据一班老先生的推测，应该是出真命主子的时候了，唉！总理先生在时，不是可以应运吗？现在，看大势多半属于蒋总司令了。老兄，说一句不长进的话，中国还是只有祈求紫微星下

降呢。”

我没有话答他，实在以他那样的幼稚，就是费尽你全身气力，也洗不尽他脑筋中灰黑的斑点，我随便回答了两声。

堂倌第二次送来的四盘包子又仅余下四个盘子了，太阳也慢慢地离开了桌儿，向左边壁上挂的水彩画射去，一切的声音仍旧保持它的嚣杂，从红花色的盖碗倒出来的茶却都变成淡淡的绿色了。

我们谈了一些别的问题。玉庐在告诉我关于他部里的情形而外，还笑着介绍了一些关于邹云亮先生的轶事。在他说的时侯，我看见身边的邹先生的眉毛似乎开展了许多，向两边上翘的眼角也像充满了春意。

他是一位六十多岁的私塾先生晚年所出的独生子，他父亲因为太爱他的原故，所以就把自身的一切尽量地传授给他，一个十八世纪的脑筋，一肚子的“之乎者也”，一手好柳字，一派官僚式的步伐，而他却也完全承受了，因为偶尔有不愿意承受的表现，曾经在十八岁的时候被老父亲用木尺敲过一顿手心，也为挨了那一顿手心，他才冒险一个人偷逃到上海。从此，他的老父亲虽然有衣钵难传之叹，然而也不敢奈何他，并且容许他领导一班年轻的小弟子，因此，他连父亲的饭碗都偷偷地承袭下来了。而他实际上还只是廿二岁的一个青年。

“老兄现在自由了吧！”我含笑对他。

“自由了，要怎样就怎样。家父现在也觉悟了，这革命潮流澎湃的时候。……唉，就是他不许我出去，说是什么时局不靖哪，事情靠不住哪。不然……”他头脑连摇了几摇，从衣袋里掏出了一盒美丽牌，很谙熟地拆落了包皮纸，把烟抽出来每人送了一支，吸着。

“不然，我们的邹先生也许做政治部主任了。”玉庐语意带得有点讽味，而这个在他像是反足以添加他的光荣。

“那里！那里！不过观夫今日之执政者，未必能明乎圣人之道，盖亦不过钻营援引而已！”

随后，九九归原又讨论到恋爱的问题上来了，好像如果不谈到这些，这筵席的意义就等于零似的。听，云亮先生的恋爱论。

谈到这里，他开始纵放了喉咙，脸上也像轻轻地去掉了一层面幕，黄黑色的牙齿全部呈露了。“我顶不赞成今日的新式恋爱了，‘不告而娶’，此在